

這兩天晚上我們在清涼大師《華嚴經疏鈔》讀到的一些開導，我們節錄的文字不多，所說的都是《華嚴》的精義（精華的義理），對我們修學有很大的關係。如果我們通達明瞭，確實能夠改變我們許多錯誤的思想見解。這一些義理、境界都是諸佛如來所證，我們如果能夠證得就入了諸佛位，像昨天所說的，那最低限度也是圓教的初住菩薩，實實在在超越十法界，可是這些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難，難在哪裡？無始劫的習氣不容易斷。

理上來說，佛與眾生，聖與凡，這一念之差，但是那一念轉過來對我們來講太難了。經論當中跟我們講無量劫的善根，這也是個事實，不是假話。如果無量劫當中沒有善根，能不能在一念之間轉過來，超凡入聖？在理上講決定沒有問題。可是諸位要知道，理上沒有問題，事上就可能，這個意思很深很廣。善導大師講九品往生是在遇緣不同，我們從這一句話要把它引申過來說，眾生在一生當中，不管他有沒有善根，能不能在一生當中成佛，也是遇緣不同。緣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條件、機會，他的機遇、他的條件具不具足，如果一切具足，確實不是難事，可是這些條件一時具足真的也不是容易事。這是我們從大經裡面得到的一個訊息。

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了解事實真相，才曉得自己這一生遇到的緣不能說不殊勝，只要能克服自己的欲念，欲是欲望，一定要克服，欲望是煩惱的根源，所以中國自古以來，「安貧樂道」是君子正常的生活。如果我們貪圖富貴、貪圖享受，這就是業障現前，道心就退了，欲念增長了，欲念增長，三界六道的機會增長了，一真法界的機會退失了，這個事實我們不能不明白。念是妄想，所知障的

根源，也是清涼所講的，凡夫因為違背「二空」，「二空」就是「人空、法空」，他不曉得，堅固的執著人我、法我，這變成二執，不知道人法皆空。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人相、法相皆是虛妄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執此為實，一切眾生受害就在此地，這是凡夫的病根，幾個人知道？不但一般人不知道，學佛的人也不知道，讀經的人也不知道，講經的人也不知道，這都是事實。什麼人知道？欲念薄的人知道，也就是人法二執輕的人，與二空有幾分相應的人，他知道。知道一定要珍惜，一定要抓住，決定不能把這個機會輕易放過，放過之後，以後什麼時候再遇到，太難講了，也許是百千萬劫之後，這種機會實在講是可遇不可求。

所以大經的探討、深入研究，目的何在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沒有別的，這是真正做學問，比一切這些搞科學、搞哲學的，意義深得多。我們很明瞭，科學、哲學，乃至於佛講的三乘佛法，三乘佛法已經超過科學、哲學了，有因無果，何況世間這些科學、哲學發展到今天能不能解決問題？這是我們自己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應該能夠體驗到的，不但不能解決問題，把這些問題愈搞愈複雜。而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唯有「一乘法」，《華嚴》是「一乘」，而且是「別教一乘」，《無量壽經》是《華嚴》的濃縮，是《華嚴》的精華，我們在這一生遇到不容易。

我們自己得到這個真實的利益，就有義務把這個好處推薦給別人，介紹給別人，與一切眾生共享，而不是我們獨享。佛菩薩的弘願叫普度眾生，是希望一切眾生都明瞭，一切眾生都得到殊勝的功德利益，所以一切經末後有流通分，深深明瞭自他不二，萬法一如，為什麼這麼熱心的去做！昨天清涼大師一段話說得太好了，從真如流出「無分別智」，從無分別智再流出「後得智」，這是真理，是智慧的事實真相。

佛教給我們與事實不違背，佛教眾生戒定慧，慧就是自性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本來具足的。現在我們沒有戒、沒有定，就把這個慧封閉了，它流不出來了，它不起作用了，所以必須要有戒、有定。戒是幫助得定的，所以戒不是目的，是手段。所以這個戒的真義我們要懂得，不要看到這個戒就想到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，這個看法看錯了，這一些戒法、人天善法不是戒的真義。戒的真義是教誡，換句話說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都是教誡，我們遵守他所講的理論，運用他教給我們的方法，這叫持戒。而這些方法，千經萬論無數次的叮嚀，都是教我們「一門深入，制心一處」，制心一處，你就得定了。定破散亂，戒破惡業，你不守規矩那就是惡業，不必說造什麼殺盜淫妄，不守佛的規矩就是惡作。遵守如來的教誡就是持戒。千經萬論，我們抓住一部經就可以了，無論是哪一部經論，依照這個經典的理論方法去做，就叫做持戒。只要一門深入，不斷的去薰習，時間久了就得定。

什麼叫得定？散亂的心沒有了。凡夫的念頭，雜念太多，雜念就是散亂，定就是破散亂的，換句話說，散亂沒有了就叫得定。沒有妄想、沒有雜念就得定了，這個時候自性般若智慧就往外流露，這個流露就是根本智，根本智流露出來起作用就是後得智，真實智慧是這麼來的，不是我們讀的東西多，看的東西多，不是那個，那不是智慧，連中國儒家都說，那叫什麼？記問之學。你看得多，讀得多，聽得多，你記得很多，記問之學，記問之學全是外面的，與自性毫不相關。真正智慧叫悟，這個悟是從自性流露出來的，這真智慧。

記問之學，佛門一般也把它叫做「世智辯聰」。一般社會上研究科學、研究哲學，他們也有相當程度的世智辯聰，不是真智慧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還有分別，還有是非人我的分別，還有貪瞋痴慢

的執著，換句話說，他沒有定。他如果有定，這些東西全都沒有了，決定沒有人我是非，決定沒有貪瞋痴慢，換句話說，沒有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這是定的境界，我們念佛法門裡面講的「一心不亂」的境界，不到這個境界，你的智慧怎麼能透出來？佛法所求的沒有別的，就是智慧。

禪宗那個禪不是禪定，要把禪宗看成禪定的時候，修禪定這一宗，錯了。你看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頭第一句話就叫大眾，「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，這一句話就把禪宗的宗旨提出來了，禪宗的宗旨是什麼？般若波羅蜜多。所以禪宗實在講應當說「般若宗」，他修般若。般若從哪裡來的？般若一定從禪來的，般若是戒定慧的慧，你沒有定，那慧怎麼能流得出來？清涼大師昨天所說的，從自性裡面流出來的。

什麼是禪定？六祖講禪定是根據《金剛經》上說的，他是聽五祖講《金剛經》開悟的，可以說他一生就是一部《金剛經》，一門深入。一部《壇經》可以說是《金剛經》的註解。註解在佛法裡有兩種，古時候稱為「論」的，「宗經論」跟「釋經論」，「論」就是註解。釋經論，解釋經的，一句一句解釋，《華嚴經疏鈔》屬於釋經論。《壇經》要是《金剛經》的註解，是宗經論，不是一句一句解釋，是解釋全經的義理。所以要學《金剛經》，我過去教人先研究《六祖壇經》，然後再研究《金剛經》就容易多了。

這個「論」，在此地也告訴你們，議論，議跟論是一個意思，決定沒有錯誤的註解，就這樣肯定，我這個註解就是佛的意思，任何人不能更動一個字，才用上這個「論」字。以後的這些大德謙虛，不用這個「論」字，議跟論都不用，用「疏」、用「註」、用「解」，這就是我提供這個也許有錯誤，後來的賢哲可以做參考，可以改正。如果用論這一個字的時候，任何人不能改動的，決定正確

，像彌勒菩薩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他用的是論，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的註解。在我們中國祖師大德都不敢用這個字，那是什麼人用的？修行證果的人，法身大士。

在中國古時候不用這個字，用「傳」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有三個人給他作註解，左丘明作的註解叫《左傳》，《穀梁》、《公羊》，三個人給它作註解，都稱之為「傳」，那個「傳」就是決定正確，我這個註子就是孔老夫子的意思，決定沒有錯誤。所以這個字後人也不用，後人用「註疏」，這是謙虛。明清以後，連「註疏」都不用，用「按語」，用個按，按語就是提供我自己私人一點的看法，你們大家看看我這個看法正不正確，有請教大眾的意思。所以這些用字、用語我們也要注意，愈謙虛愈得益處，愈恭敬才能夠得到許多人教導、幫助。

清涼註《華嚴》用的這個字用「疏」，註得還是太深，唯恐後人修學有困難，所以把這個註解再加以註解，叫做「鈔」，鈔是註「疏」的，疏是註「經」的，換句話說，註解的註解叫鈔。蓮池大師作《彌陀經》的註解就模仿清涼的方式，你看他作《彌陀經疏》，疏是解釋經的，怕這個意思太深，人家看不懂，再把註解又加一層的註解，叫鈔，鈔是註解疏，疏鈔都是自己作的。在很多經典的時候，疏鈔是兩個人作的，後人來註他的註解的時候是鈔，但是疏鈔也有自己作的，清涼是自己作的，疏跟鈔都是自己的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都是蓮池大師的。這個鈔也不好懂，所以蓮池大師的學生古德法師，古德法師是蓮池大師的侍者，跟大師的時間很長，也聽大師講這部經也講很多遍，所以他以後又把疏鈔作了個註解，叫《演義》，分量跟《疏鈔》差不多，我們現在把它統統合在一起，《疏鈔演義》，《疏鈔》是蓮池自己作的，《演義》是古德作的。註解再註解，又註解，註三道，疏註經，鈔註疏，演義註鈔，可見得

《彌陀經》確實不簡單。

蓮池大師的《彌陀經疏鈔》實在講就是小《華嚴》，那一點都不假，自始至終完全用《華嚴經》來解釋《阿彌陀經》。清初乾隆時候彭際清居士說，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，《彌陀經》就是小本《華嚴》，不是隨便說的，確實有根據。《彌陀經》經文短，蓮池大師這麼一作，實在是很難得，將淨宗的教義發揮到了極處，細讀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就等於一部大藏經的濃縮，一大藏教的精華都在其中，這不是博通三藏、透徹世出世間法是做不到的。

所以我們看古來的大德，他們的學歷、功夫不能說不深，現代人沒有法子跟他們相比，也不是說現代人沒有他們聰明，總而言之，還是在方法上，古人能夠一門深入，根基紮得深厚。現代人做學問沒有根基，沒有根底，所以無論怎麼樣做，成就都不如人，他們的確是根深蒂固。我們現在人做東西是表面的，飄浮不定。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認識，把古今人做學問的理念、方法、成效，細細的較量一下，我們就明白了。成功的人，成功的原因在哪裡？失敗的人，失敗的因素在哪裡？給我們提出重要的參考資料，幫助我們不再走錯誤的路子，這一點很要緊，所以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是成功的祕訣，不可不知。